

妖媚人生
muy zhukang



妖媚人生

Wumei Zetian

深水城◎著

《谁是李世民》续篇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明星，日月凌空谓之「盟」，神皇武盟。

凤翼九天，群龙俯首，睥睨天下，主宰苍生。

一代女皇，是为则天。

不登胭脂曼乾坤，

指点江山几时春！



妖媚則大

深水城◎著 Wumei Zetian

重慶出版集團
◎重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妩媚则天/深水城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229-00456-9

I. 妩… II. 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95 号

妩媚则天

WUMEI ZETIAN

深水城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李 子 宋艳歌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余一梅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现代彩色书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20 mm×1 00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13 千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0456-9

定价: 26.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媚娘篇

第一章 初阳	001	第十一章 分离	045
第二章 母亲	004	第十二章 主意	049
第三章 眼睛	008	第十三章 入宫	052
第四章 距离	012	第十四章 宫中	057
第五章 屠杀	017	第十五章 被贬	061
第六章 反击	022	第十六章 迷惑	065
第七章 夫妻	026	第十七章 合鸣	070
第八章 突变	030	第十八章 知音	075
第九章 库摩(番外)	035	第十九章 花妖	079
第十章 决定	042	第二十章 牡丹	083
		第二十一章 纳谏	089
		第二十二章 李泰	093
		第二十三章 警告	097

第二十四章	兄弟	102
第二十五章	心乱	107
第二十六章	发现	112
第二十七章	犹豫	116
第二十八章	父子	121
第二十九章	遇袭	125
第三十章	真相	130
第三十一章	李世民(番外上)	134
第三十二章	李世民(番外下)	140
第三十三章	对舞	150
第三十四章	相知	155
第三十五章	惊变	160

风明篇

第三十六章	重逢	166
第三十七章	交锋	170
第三十八章	心惘	175
第三十九章	母女	181
第四十章	抉择	187
第四十一章	同归	192

媚娘篇

第四十二章	心伤	201
第四十三章	等待	208
第四十四章	决定	213
第四十五章	命运	219
第四十六章	谋划	223
第四十七章	缠绵	228
第四十八章	一夜	233
第四十九章	回宫	237
第五十章	生恨	241
第五十一章	前行	246
第五十二章	挣扎	251
第五十三章	昭仪	256
第五十四章	错乱	263
第五十五章	情迷	269
第五十六章	谋反	274
第五十七章	设计	281
第五十八章	生变	285
第五十九章	破灭	290

目 录

CONTENTS



媚娘篇

第一章 初阳

初阳照着斑驳的阴影，院子里飘着某种奇怪的香味。或许春的奢侈就在于此，似乎万物皆有香味。

躲藏在嫩嫩绿叶下的不知名的细小花朵，很难令人兴起采摘的念头，却香得使人屏息静气、神思惶恐。

春，已来了，鲜活得几乎可以掐得出水来。

远远地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便是福嫂有些苍凉的声音：“小主人，小主人，你在哪儿啊？”

福嫂已经四十多岁，自我懂事起，她便一直陪伴在我与母亲身边，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无微不至。

福嫂的声音愈发近了，不消片刻，她已站在树下，抬起头数落我：“小主人，你为何又爬到树上去？若是让老爷知道，老奴恐怕又要受责罚了。”

我解开绑在树枝上的纸鸢线，轻轻跳下树来：“福嫂，莫怕！此处如此偏僻，无人经过，谁会看见我爬树？”

福嫂边拍着我衣裙上的尘土，边说道：“老爷回府了。”

“哦，父亲回来了？”我有些意外，父亲公事繁忙，时常在外，一年中，我们难得相聚几次。

福嫂低头整好我的裙摆：“嗯，老爷说明日便是小主人的生辰了，所以他无论如何都会赶回来。”

父亲是本城都督，他性情温和，木讷嘴拙，不解风情，却对我疼爱有加，总是喜欢将我抱在怀中，用粗硬的胡子扎我。

而母亲却是貌美多病，她的脾性似乎已被药罐子熬得浓厚深沉，没有人能降得住她。

心情忽然有些黯淡，在我记忆中，父亲似乎不喜欢回家，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极少踏进这座小院来见母亲。

父亲不喜欢母亲么？

不，我想他是喜欢的。许多次，我都看见他远远地偷望着母亲，眼中温柔似水。

可当他面对母亲时，却总是显得手足无措、坐立难安、畏首畏尾，似乎连碰她一根发丝都会亵渎了她。这究竟是为何呢？天下间的夫妻都是这般相处的么？还是只有他们是如此？

倏地飞过来几片锋利的石片，将我手上的细线削断，断了线的纸鸢立刻欢快地往远处飘去了。

“野种就是野种，一个女儿家居然爬到树上，真是不成体统！”尖锐刻薄的话随后传进我的耳中。

我回头一看，是我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他们望着我，眼中饱含嘲讽与不屑，那是深入骨髓的鄙夷。

“媚娘见过两位兄长。”我将心中的不悦挤缩成小小的一团，深藏在心底。

“不必假惺惺，我们不需要有你这样的妹子！”他们依然毫不留情地说道，“你和那个女人最好此生都待在后院里，永远不要出门，永远见不得光！”

他们两人兀自说着，毫不掩饰眼中的鄙夷。从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厌恶我，他们都是我的手足，我的哥哥啊！

而后慢慢地我便明白了，父亲虽害怕与母亲相处，却对她宠爱异常，已将她如天上的神女一般崇敬着，所以我也得到父亲更多的宠爱，自然也就招惹了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忌恨。或许在他们眼中，我的存在连一只蝼蚁也比不上吧？

“两位兄长如何责罚训斥我，我都接受，但，你们绝不可说我母亲的一句不是。”

我踏前几步，微眯双目，一字一顿地说着。

“你……”他们似被我镇住，先是呆愣了下，而后恼羞成怒地上前推了我一把。

我正站在院中的浮桥上，猝不及防，身子被推得有些踉跄，下意识地伸手去抓一旁的石栏，却在眼角的余光中瞥见父亲的身影。

父亲来了！我心念一转，手上一松劲，扑通一声，我便掉进池中。

冰凉的池水呛进了我的口中，我剧烈地咳了几声，几乎要透不过气来，身子慢慢地往池底沉去。

恍惚中，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地搂住我，带着我浮出了水面。

是父亲……

“媚娘，媚娘……”父亲轻拍着我的脸颊，着急地呼唤着。

我缓缓睁眼：“我没事……”

我自然没事，因为母亲早已教会我如何游水。

“没事便好，没事便好……”父亲脸色苍白，仍是惊魂未定。他忽然沉下脸对我的两个哥哥厉声喝道：“你们这两个畜生，居然将自己的妹子推下湖去！”

两个哥哥见父亲大发雷霆，早已吓得瑟瑟发抖，讷讷不言。

“父亲，父亲……”我拉了拉父亲的衣袖，“不关两位兄长的事，是我没有留意脚下，才会跌入湖中。”

父亲怔住了：“可是，我方才分明……”

“真的不关他们的事，是我自己不小心。父亲，你也不要再恼了。”我柔声说着，将身子往父亲的怀中深处偎去。

“福嫂，快去准备干净的衣裳与热水。”父亲的眉头聚了又展，他高声吩咐福嫂，而后再不去看我的两个哥哥，打横将我抱起，大步朝后院去了。

我在父亲怀中伸头望去，两个哥哥仍灰头土脸地立在原地。

我忍不住侧头轻笑，望向院墙上伸出的几枝笔直的树桠。

母亲说那是桐树，如今已结出一枚一枚的桐子花来。桐树韵致清苦，高大硕壮。而桐花虽美，落地时却有极大的声响，“砰”的一声砸在石砖上，令人一惊。

夜已沉，更深露重，半梦之中，略微慵懒恍惚，心神最是舒展。

“夫人，你可回来了，小主人她……”

隐隐听见福嫂在说着什么，但我只知道，母亲回来了。

侧头望去，窗子大开，可以看见母亲正穿过长廊往这里来。

曳地的黑色纱衣、如绸缎般光滑的长发……母亲的身影深深地溶进黑夜中，几乎分辨不出。

她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异常轻盈，踏在光滑的青砖上，每一步都是弹琴鼓瑟，像欢乐的锦瑟，像清丽的瑶琴，有着美妙的音乐节拍，像仙乐般悦耳动听。

“媚娘……”有缕暗香在我身边流淌，那是母亲身上特有的味道。细闻之下，似乎是梅花的寒香，虽然极淡，但一沾身却令人陶醉，散不去也化不开，只盈了满怀满袖的幽香。

“媚娘，睁眼，我知道你已经醒了。”

我睁开眼，母亲坐在床边，她伸手轻搭在我的额上。

皓腕胜雪，乌发如云，她的眼眸清澈明亮、水光潋滟。光阴流转，岁月却没有在母亲的脸上留下一丝痕迹，她的面容依然如双十少女般，娇嫩清雅，犹如杯中之莲。

我想，世间恐怕再也寻不到比母亲更美的女子了。

“母亲，你回来了。”我伸出双手，搂住母亲的脖颈，偎进她的怀中。

第二章 母亲

“你又胡闹什么？”母亲隐隐叹息，她微低头，乌发如水般倾泻下来，与我肩上的发丝纠结在一起。

“母亲，是哥哥们将我推下湖，父亲和福嫂都看见了……”我抬眼偷瞥了下母亲的脸。

母亲的眉梢微微上扬，眼眸却异常晶亮。

我倏地住了嘴，我的谎话与伪装在她面前总是无所遁形。我不由有些泄气，便撇着嘴、皱着眉，在母亲怀里撒娇似的蹭着：“我才没有胡闹呢，是他们先惹我的……”

良久，母亲都没有开口说话，只凝神看着我，而后她缓缓伸出手来，将我紧拢

的眉头抚平：“你只是个十二岁的孩子啊，何必想得如此多？”

我生得与母亲虽极为相似，但真正相同之处，却是那微微上扬的眉与眼，所以我也最爱自己的眉眼。

“十三。”我扬起下颚，有些得意地说道，“明日我便十三了。”

“十三了……时间过得真快……”母亲轻抚着我的眉，怅然若失，“时间过得真快……”

母亲的体温一向都比常人低，所以她抚着我眉眼的指尖也异常冰凉：“十三岁了，媚娘，你想要我送你什么呢？”

母亲的双手虽然冰凉，却总是能温柔地将最寒冷的冬日驱走。她总是喜欢轻抚我的额头，而后低声呢喃：“媚娘，媚娘，我的好孩子，最好永远也不要长大，永远也不要长大……”

这是为何？我曾疑惑地问她。

母亲云烟般喃喃说道：“如此你才能永远留在我身边，莫非你不想？”

我似懂非懂地颌首。

但孩童总盼望自己能快快成长，我亦是如此。我渴望成为母亲那样的女子，温婉宁静却又桀骜不驯。

浮华云烟过眼，我终于长大成人。

未来是如此斑斓，那犹如七彩长虹的日子，我甜蜜而好奇地期待着。

“嗯？我想要什么你都会给我么？”我偏头微眯眼，朝母亲微笑。

自小，我想要什么，想做什么，母亲都会依着我，从不拒绝我的任何要求。

“笑得像只小狐狸……”母亲轻笑，抬手轻撩鬓旁的细发，发丝中隐约透出一丝红光，一闪即灭。那是她耳上的血石，在我的记忆中，这颗血石从不曾离开母亲的左耳。

我谨慎地斟酌，仍是开口说道：“我想要母亲藏在袖中的那柄匕首。”

“那柄匕首？”母亲的手微颤了下，眼中闪过一丝忧伤之色，她的声音居然有些惶恐，“你为何会想要此物？”

“我，我只是觉得那匕首很精致。我，不，我不要了！”我从未见母亲如此失态，心中没来由地一阵惊骇，随即伸手去握住她的手。

母亲的手沁凉如冰，微微颤抖着，似已触不到脉搏的跳动。

我急叫：“母亲，我只是随口说说，真的，真的，我，我不要了，不要了！”

而母亲居然平静下来，露出一抹浅笑，似乎她方才的失态只是我的错觉，并不曾有过。她伸手在袖中慢慢摸索，掏出那柄匕首，将它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中：“今日起，它是你的了。”

我仍是有些惊恐，迟疑地接了过来，怯怯地看了母亲一眼，她微笑着颌首。

我这才放下悬着的心，低头细细端详，指尖沿着鞘上精致的花纹游走。

因年月久远，那外鞘的颜色已褪了大半，只是柄上的纹路瞧着有些怪异。仔细一看，柄的一面居然刻着个“明”字，翻到另一面再看，刻着的却是个“民”字。

我疑惑地抬头望着母亲：“这两个字是？”

母亲不答反问：“为何你会想要这匕首？”

“因为，”我握紧手中的匕首，顿了下才又说道，“因为我想要一样防身的武器。”

这个家令我不安，看似平稳，事实上却是如履薄冰。

父亲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哥哥对我始终是不怀好意，而另两个由母亲收养、与我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姐姐，虽疼爱我，却已出嫁，再也无法护我半分。父亲长年在外，母亲淡泊世事，哥哥们却不放过我，事事刁难，处处与我为敌。而匕首，虽只是一样死物，却能令我安心。

“防身的武器？”母亲的脸上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容，“在都督府中，我想你用不上任何武器。”

“母亲，我还要第二件生日礼物。”我避而不答，又往前探了探，整个身子便都偎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明日让我出府好么？”

“我早知你不怀好意，”母亲声调徐慢，温笑依然，“我答应你。”

我早知母亲不会拒绝我的要求，心中却仍旧有些得意，便伸手紧紧抱住她：“母亲，明日你与我一起出门好么？”

“不，不行。”母亲斩钉截铁地摇头。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不踏出武家，仿佛她一走出院门，生命便会消逝一般。或许正因为如此，她自然而然的沉静气质才不掺杂一丝人世的烟火之气，任何美艳的人或物在她面前也只会显得矫情和猥琐。

我没有再追问，只是愈发地抱紧母亲。

“母亲，那今晚就留下陪我，我们一起睡好么？”

“我……”母亲才想开口，一只白猫“喵”的一声，敏捷地蹿上榻来，钻入她的怀中。

“云儿……”母亲放开我，转而低头抚着怀中的小猫。

“哼！”我恶狠狠地盯着那只叫云儿的小猫。

因为它一生长毛如云般洁白，远看就如同一朵浮空的白云，所以母亲便为它取名云儿。云儿有双湛蓝的眸子，十分伶俐乖巧，它是父亲托人专门从波斯带回来，陪伴母亲玩耍解闷的。而它也只认母亲为主人，只会乖顺地伏在她的怀里。若有旁人想要搂抱抚摸它，它必定龇牙竖毛，不让人靠近。

“母亲……”我不甘受到冷落，便抓着母亲的手轻摇了摇，同时悄悄地用指甲使劲地掐住猫尾巴。

“喵呜！”云儿却挑衅似的弓起身来，全身白毛倒立，猛地向我扑过来。

“啊……”我惊叫一声，却已躲避不及，锋利的猫爪子随即在我的手背上划开一道血口子。

“乖，乖……”母亲立刻探身过来抱住云儿，柔声安抚着它，“云儿别怕，别怕……”

“母亲……”我捂着伤口，委屈地叫着母亲，她却回过头来看我，只顾着安抚怀中的云儿。

心像是被人猛捶了一下，怒火凶猛地向我扑过来，耳边似响起无数的哀鸣。这该死的猫！终有一日我一定要剃光它的毛，将它抽筋剥皮，五马分尸！

“媚娘，看着我……”母亲抱着云儿缓缓起身，微低头望着我，乌黑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所以她的五官阴暗一片，分辨不清，“打消你此刻心里的念头，一丝都不许留下；否则，我定不饶你。”

我猛地一惊，心虚地低下头，而后再缓缓抬起。

夜风轻轻吹起母亲的长发，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唇边那抹安静而沉稳的笑容。那笑虽美，却很冷，就如同冰冷冬夜里悄无声息绽放的梅花。

“我知道了。”我没有迟疑，轻声回答。

“媚娘，唉……”母亲轻叹，她欲言又止，终是没有说出口。她徐徐转身，缓步而去，“我还有事，今晚你一人睡吧。”

“母亲……”我怔怔地望着母亲离去的背影，仍有一缕暗香盈袖，只是那渐渐渐远的空旷，使我内心渐起的冰雪寒意也渐行渐冷。

第三章 眼睛

我已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来看这匹马了，但是它依然对我充满敌意，一见我便仰头长嘶。我知道，若我再靠近，它强健的蹄子便要落下来了。

它的毛色洁白如雪，绸缎般顺滑光亮，背部的鬃毛被风吹得犹如一团燃烧的白色火焰。它的四肢和身躯彪悍、强壮，双目炯炯，神俊非常，一旦奔跑起来，必是风驰电掣。

我仍是不死心，放胆往前迈了几大步。那马长嘶一声，举起蹄子用力蹬踏着。虽然它被缰绳绑在了柱上，但那根柱子却受不住力道强悍地摇倾着，一时间马房里草屑飞扬、尘土四起。

我有些惊慌，却倔犟地不肯退后，一人一马正对峙着，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小主人，请退下。”说话间，那人走上前来，绕过我径直地去拉住那拴马的绳子，他垂下头，用脸蹭着马脖子，温柔地安抚道：“好了，好了，乖，乖……”

暴躁的马儿渐渐地在他的柔声软语中平静了下来，这让我大感意外，看着它轻嘶着舔舐那人的手，在他手中开心地厮磨撒娇，我不禁嫉妒起来。

这时那人才回过头来对我笑道：“小主人，马儿十分通人性，它也是聪明的。只要你对它好，它便什么都愿意了。”

“阿真，不知道要过多久我才能骑上它……”我无奈轻叹。

阿真定定地看着我，低声问道：“小主人，这么多次了，你仍不放弃么？”

阿真的年纪比我稍长些，他是个孤儿，是福嫂与福伯从街边将他捡了回来，他们膝下无子，便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因阿真身体强健，自幼喜爱与马为伍，所以父亲便让他看管府中所有的马匹。

他生得并不英俊，但那双清泉般的眼睛却可以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第一次见他，他和四个小男孩打架，他伤得很重，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脸被淤青和血痕遮盖了大半。他的五官几乎看不清楚了，但他望着我的眼神却使我震撼得无法动弹。

那双眼睛充满敌意，倔犟锐利，却又如此透明纯净。

他横躺在那里，气若游丝，却仍然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你是小主人吧？我常听府里的人说小主人有着全天下最美丽的容颜……我原本不信，今日一见，却是深信不疑。”

全天下最美丽的容颜？那是因为他从未见过母亲，若见了母亲，恐怕他再也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母亲极少踏出小院，见过她容貌的人除了我与父亲、两个姐姐，就只有福嫂。非要见客的时候，母亲便以黑巾遮面，所以外人根本不知道她的长相。

“呼嘶……”那马忽然又嘶叫一声，我吃了一惊，猛地从记忆中醒了过来。

“小主人，别怕，它并没有恶意。”阿真赶忙拉紧缰绳，同时旋身挡在我身前，安抚着那马儿。

我看着阿真，忍不住轻笑出声。

母亲曾说过，人是十分复杂的，总能伪装出各种各样虚假的表情与情绪，唯独眼神无法掩饰，所以眼睛里没有谎言。

几年过去了，阿真的外貌已改变许多，只有这眼神，仍与当年一样天真清澈。

“这匹马真的从来都没有让人驾驭过么？”我小心翼翼地踏前两步，“它叫什么名字？”

“是的，它的脾气非常暴躁，从不肯让人碰它，甚至不愿意让人靠近。它没有名字，因为飞驰的速度可追风赶月，所以我们便称它为追风神兽。”阿真徐徐答道，“我经常驱赶府中的马去外头，马儿们成群结队地追赶嬉戏，我却总是能一眼便分辨得出这匹神兽。不只是因为它那雪白的毛色，还因为跑在最前面的那一匹，必定是它。有时它心情大悦，撒开蹄子又跑又跃，竟能一跃离地几丈，使人啧啧称奇。所以见过它的人都说，它不是一匹马，而是一条龙啊！”

“追风神兽？这个名字确实十分适合它。”我若有所思，“它是条龙么？只是不知道，这降龙之人，究竟会是谁……”

“因为它知道我对它没有敌意，但它也只是将我视做朋友，而不是它的主人，只允许我靠近抚摸，却从不肯让我跨上它。”阿真的语气有些无奈，“它是武大人花重金买来的珍品良驹，传说它的祖先曾是随霍去病远征匈奴的战马，所以生性桀骜不驯，从不屈服于人。”

“真是匹狂傲的畜生……”我握紧了拳头，喃喃自语，“终有一日我要你乖乖听

话……”

“其实我曾看见有人骑上它。”阿真似忽然想起什么，“一日深夜，我听见外头有响动，便出来查看。有一个白衣少年正跨着这马，往府外飞驰而去。”

“白衣少年？”我一怔，“你可曾看清他的样貌？”

“天色太暗，这马速度极快，我只看见那人的背影。”阿真摇摇头，“奇怪的是，第二日清晨，这马居然又安静地回到了马厩里。”

“没想到世间竟还有这样的人……”我皱眉，是谁呢？能不动声色牵走这马，又毫发无伤地送回，肯定不是外人，必是府中的人。但绝不是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哥哥，也不可能是父亲……那，还会有谁呢？

“不知道要过多久我才能骑上它……”我轻叹，而后转身问道，“阿真，我今日要出府，你随我一起好吗？”

入夜以后，市集上热闹非凡，灯火明亮，恍如白昼。熙熙攘攘的人流，人声鼎沸，众人笑语欢歌，拊掌为乐，入眼一片繁华似锦。

我左顾右盼，摸摸脂粉摊上的玉簪、手镯、项链，又捏捏水果摊上的苹果、橘子，忙得不亦乐乎。

“小主人……”阿真紧跟在我身后，欲言又止。

“怎么？”我停下脚步看着阿真，他正盯着我身上的男子长袍发呆，我忍俊不禁，“我穿这样不好看么？”

“好看……”阿真吞吐着说道，“小主人无论穿什么都好看，只是，你一个女孩子家穿着男人的衣服，总是……”

“好看就行。”我大笑着转过身，继续朝前走去。

听福嫂说，母亲当初怀我之时，胎动得格外厉害，几乎人人都断定她怀的必然是个男孩。于是，父亲差人缝制的小衣小帽，全都做成了男装。

岂料母亲临盆一产，竟是个女孩。而我幼时好动成性，除了母亲，谁也不理，谁的话都不听。但父亲却非常疼爱我，时常抱着我，爱不释手。而后索性便让我穿了那些原为男孩缝下的衣帽，将我当做男孩子似的教养。直到十岁后，我才渐渐穿起女装。

前方也不知有何妙趣的东西吸引着众人，往来的人潮拥塞得使人只能侧身穿过。

“阿真！”我奋力推开阻塞的人群，好不容易挤了出来，却看不见阿真，“阿真！阿真，你在哪里？！”

我有些着急，四目搜寻，依然看不见他的人影。

罢了，没他在身边盯着，我独自一人也自在些。

我慢腾腾地晃悠了半条街，忽见着一家书画古玩店，便抬脚走了进去。

店主见有客人来了，连忙热情地迎了上来，招呼着我。

我先是在柜台前摆弄着那些金器古玩，而后便悠搭着双手看着那些挂在墙上的字画。

蓦地，一幅墨牡丹闯入我的眼帘。

那画墨色深浅有致，清简素极。牡丹的花瓣层层叠叠，瓣瓣透明，旷远脱俗。那流泻而下的墨迹与飞舞腾空的笔意，无一不精妙，皆是画者的爱怜与垂顾。

初学画时，母亲便对我说，不要去苛求所谓的名家圣手，只要能打动人心、触及情感，那便是好画了。

我呆呆地望着这画，只觉得那牡丹似乎腾空而起，在空中舒展怒放，云烟袅袅，而中却又莹然而雨。定睛望去，那花叶上泫泫然有露，不知是否是泪……

我喃喃开口：“店家，这幅画我要了……”

“店家，这幅画我要了。”

与此同时，身后却忽然响起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

我立刻回头。

这是个非常高大的男人，他强健的身躯裹在黑色的棉布长衫里，衣上点点斑驳，隐约泛着褐红色的印迹，不似污渍，倒更像是血迹。他的头发不似常人那般在头顶高挽成髻，而是打散开的。纷乱的发被风一吹，放肆地舞动飞扬。浓黑的眉下一双浅褐色的眼里含着傲视一切的狂妄，浅抿的薄唇，似带着一丝笑意。

他是谁？

那双近似琥珀的眼睛，是属于人类的么？我有些疑惑。因为他的眼睛使我想起幼年时母亲和我说过的有关草原野狼的故事。

“两位客官……”店主人在旁试探地叫了声。

我一怔，这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竟然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人看。而他也似笑非笑地上下打量着我，灼亮的眼眸紧盯着我，像是要将我完全望穿。

我大感窘迫，脸上一阵发烧，甚至连身子烫得都似要烧起来，这股奇怪的燥热

让我心里没来由地火起：“你看什么？！”

第四章 距离

“这画我要了。”他说到一半忽然讥笑起来，“呵，漂亮的公子哥，你有双好眼睛。”

“小爷我看上的东西，谁也不能夺走！”我强压下那异样的感觉，冷笑一声，迅疾地伸手去抢挂在墙上的那幅画。

他眼眸中异芒忽现，右手一捞，也抓住了那幅画。

“放手。”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若再不放手，这幅画恐怕就要毁了。”

“哈哈……”他仰头放肆地大笑起来，“我若得不到它，那毁了也好！”

“呵……正巧，我也这样想的！”我把心一横，一咬牙，用力往回夺。

只听“咻啦”一声脆响，飞屑溅墨，惊心动魄，那幅画已变成两半。

“你……”我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残破的半幅画，“你居然真的不放手！”

“哈哈，你不是也没放手么？”他摆出一副趣味奕奕的模样看着我，“如今你我一人一半，可不就公平了？”

“你！”不假思索地，我抬手便要给他一记耳光。

他从容一闪，手臂一抬，轻轻松松便抓住我的手腕。

“放开我！”除了父亲，从没有男人敢碰我，我猛地一用力，挣脱开去。我只觉得手上一阵酸麻，低头看去，手腕上清楚地浮现出一圈他留下的抓痕。

“你……”他的眼中闪过一丝迷惑，踏前一步，半俯下身来打量着我。

“走开！”我见他逼近，忽然一阵寒冷窜到心底，下意识地朝后退去。

店主估计是个怕事的人，早不知道跑到何处躲起来了。

而店中的其他客人，看着要出大事了，也躲的躲，闪的闪，都跑得没影了。

他肆无忌惮地大笑着，猛地捏住我的下颚，想更加仔细地打量我的容颜。

“呃……痛……”他的手劲太大了，似乎要将我的骨头捏碎，那有着厚茧的粗糙手指居然将我的下颚划出了细微的伤口。